

佐藤信與孩子「合作」戲劇

「東京的人口很密集，城市中有了一個劇場，就應該不單是演出的地方，而是與當地老百姓有關係的場所。」劇作家、導演佐藤信，這樣描述他心目中的公共劇場。由他擔任藝術總監的「座·高圓寺公共劇場」，就這樣慢慢生長到鄰近的社區中。這裡有高素質的藝術演出，也有「阿波舞」等接地氣的社區活動，更重要的是，着重為兒童提供優秀的戲劇體驗與藝術教育。

不久前，佐藤信帶著兒童劇《乒乓》應進念·二十面體之邀來到香港，與記者談起自己的戲劇理念。七十多歲的藝術家時時如老頑童般大笑起來，對他來說，創作兒童劇時的實驗火花與自己早年游弋於先鋒劇場中的叛逆其實一脈相承。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進念·二十面體與受訪者共同提供

「座·高圓寺」由東京杉並區政府出資建立，在佐藤信看來，公營劇場不像私人劇場般需要以經濟與市場為考量，所以更能將創新與實驗作為創作的重點。他早年被稱為日本「地下劇場四天王」之一，1966年創立先鋒劇團「自由劇場」，投身於極具爭議性的地下劇場運動中，以抗衡當時的「新劇」主流；後來又創建了「黑帳篷」劇團，二十年間在120個城市中巡迴演出，引導了日本當代戲劇的發展方向。

現在到了古稀之年，破舊立新的火氣卻一分未減。「以前創作先鋒劇場，與現在做兒童劇，看起來好像不一樣，但對我來說是一樣的。很早的時候，在黑帳篷做實驗，就是想怎麼打破原來的界線，藝術家總是追求去站在一個新的地方。這樣說來，現在做教育工作，做小孩子的戲劇活動，也是照着這種構思，打破現在的界線，去尋找一個新的發展方向。」

年輕的時候，在實驗劇場中上天馬行空，是反抗，是叛逆；現在時刻與孩子們共處，那種創作中的憤怒會不會驟減？

「現在更憤怒！」他哈哈大笑，「因為現有的兒童劇太沒意思了，我對它們很憤怒；現有的戲劇教育也是不對的，我對這些體制內的东西也非常憤怒。」比如來學戲劇的學生，總是以成為明星為目標。「我首先教育他們，戲劇不是這樣的。如何挖掘自己的才能，戲劇與社會的關係如何，首先教育他們這一點。現在學戲劇的學生，大家都不知道戲劇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我年輕的時候，認為戲劇是人和人之間的合作作業，是人和人的溝通，這一點他們不知道，沒學過！人不能一個人活着，每天過日子必須要與周圍的人合作，學好這個方法大家都會很成功的。我想教育他們，合作，是很輕鬆快樂的。」

讓孩子們來教育自己

兒童劇自然也是一種合作，是藝術家與孩子們的溝通協作，而不是成人從自己的眼光出發「為孩子」所創作的作品。佐藤信說，大家總以為「兒童戲劇」是一種戲劇種類，這種觀念本身就是不對的。「大人們都當過小孩子，於是便覺得自己對兒童特別了解。」創作兒童戲劇時，不自覺地有了錯誤的姿態：我是為了孩子做這個的，是為了孩子而奉獻的。「可是，『為了孩子的戲劇和創作』，這個觀念本身就是不對的。」

他回憶年輕時做黑帳篷劇團，演出在帳篷中，不像一般劇場的要求那麼嚴格。於是台上演着革命，談論着哲學，台下卻有媽媽帶着小孩來看。動輒三、四個小時



的演出，連成人也難看明白，那些孩子們卻非常老實，「他們一個都不鬧，也沒有離場，就跟着媽媽，看一會兒，睡一會兒。但我很害怕小孩，小孩是最誠實的觀眾，如果演出沒有意思，馬上會說出來；小孩也很聰明，演出一開始兩分鐘就知道演員好不好。」

所以佐藤信創作兒童劇，首先讓孩子們來教育自己，「用合作的方式來創作」。「目前的社會，對孩子只有教育的方法。教育來說，在學校上課，老師和孩子們說，偷別人的東西是不對的，是壞的，只能這樣教育。但是在劇場，孩子們可以看到，有時候，人為為了生存不得不去偷別人的東西。有時候，偷東西也可能是比較愉快的事情——各種各樣的社會情況。在劇場學到這些複雜的事情以後，小孩也會自己判斷，到底偷東西是好還是不好。我覺得劇場的任務是這個。」

《乒乓》裡就沒有一點刻意的教育內容，相反，大家玩呀鬧呀，平時爸爸媽媽不讓做的事情舞台上都有。觀察自己的小孩看劇的反應，爸爸也能了解到孩子的情况，從而思考培養、教育的方式，這也是佐藤信的目的之一。《乒乓》在「座·高圓寺」演出時，三歲的孩子就能入場，也為那些因為有了幼小孩子而很難去劇場看戲的年輕媽媽們提供了欣賞的空間。

避免用成人的眼光來創作兒童劇，需要很長的時間去醞釀。創作《乒乓》前，佐藤信就花費了三年時間，每年在沖繩和孩子們開工作坊，有了這段經驗後，才開始創作。「大人，包括演員，要怎麼樣回到幼年，我們做的就是這個訓練。我那麼大年紀了，回到幼年很不容易，先要找到自己小時候的感覺。」他笑着說。三年的準備，一年的創作演出，四年的時間裡，作品還在一直變化，孩子們對演出的反應，促成創作者們不斷地修改。「這期間最難的，是大人以為自己知道小孩，但其實並不理解，如何打破這個觀念，是最難的。」

明白的話，就過去了。

佐藤信說，社會急速改變，孩子們的生活也與以前大不相同。「以前的孩子從小接觸三個社會，一個是家和親戚家屬，有老人，有一年見到一次的叔叔，還有那種要做壞事時會幫助我的奇怪的伯伯。二是學校。三是鄰里。我在東京長大，學校下課後回家，鄰里中有中學生的哥哥，也有三歲的小孩，大家一起玩。但現在這三個社會已經缺少兩個了，不知道香港怎麼樣，在日本，親戚很少走動了，鄰里也不大來往。」而劇場正可以彌補這缺失的部分。「不同價值觀的人同時出現在劇場中，觀眾從三歲到高中生到成年人，年齡跨度很大。看劇以後，在回家的路上，小孩和大人會在平等的立場來討論今天的戲怎麼樣，而沒有了小孩和大人身份的分別。我曾經看到過完場後，有媽媽問小孩，今天的戲你明白嗎？其實不明白的是媽媽。哈哈。」

每個孩子都能在劇中尋找到自己的觀賞角度，是否看得明白反倒不重要。佐藤信總覺得，戲劇最後的完成，是觀眾的反應，而他最怕的，卻是觀眾說：很有意思！很明白！「明白的話，就過去了。」他說，「戲劇是舞台上的一次性的東西，不是視頻，不是電影。但為什麼人們記住了它，有了共同的回憶？是因為對它有思考，在心底留下了記憶。我作為導演，做過舞台戲劇，也做過影視，如果觀眾說『很明白』，他可能明天就會忘掉我的作品。相反，不明白，但很喜歡的話，縱然語言無法表達，卻能讓人永遠記住。」他打趣地說，自己就比較喜歡榮念曾的戲劇，正是因為看不明白。「我之總和榮老師說：『我明白了，今天這個戲是這個意思吧？』而榮老師總說『不對！你理解錯了！』哈哈，這就挺好。」

不要急着把傳統現代化

佐藤信的創作領域十分廣泛，活躍於歌劇、現代舞蹈、提線木偶劇、能劇等各類藝術舞台。2013年開始，他連續幾年參加北京南鐘鼓巷戲劇節，主持工作坊，與中國年輕戲劇人互動。他與香港進念也緣分匪淺，近年來一直參與榮念曾所發起的朱鷲藝術節，將能劇、崑曲等傳統藝術放在一起做跨界嘗試。

他認為一直以來，許多當代戲劇家總習慣用歐美的觀點來審視東方的現代戲劇，卻對自己文化的戲劇傳統不了解，這是十分不妥的。「歐洲的戲劇一定也有它的文化傳統，它們的現在戲劇也是建基在傳統上面，那我們日本的戲劇家是不是也要在我們的傳統的底子上去創作？是不是要回歸我們自己的傳統？這方面我和榮老師的想法是一樣的。南京的朱鷲藝術節，就是要研究現代和傳統的關係是什麼，怎麼去理解傳統。這個藝術節已經四年了，我們也希望將來有亞洲的年輕藝術家接着我們的工作繼續下去。」

而對於現在各種「雷人」的傳統新編，佐藤信說，不要急着把傳統現代化，太着急，做出來的東西就很奇怪。「我並不是要對抗歐美的東西，但是如果要把歐美的和我們亞洲的東西融合在一起的話，我們應該首先要能提出一些亞洲的觀點。現在代表亞洲的，還是中國、印度、伊斯蘭國家的文化，根據這些國家的文化傳統來做現代劇，會成功的。首先不要着急，要先花時間學習自己的傳統。比如京劇，不是京劇加上現代的燈光和音響，而是首先理解京劇是什麼，才會有自然的現代化的方向，而不是故意的現代化。又比如朱鷲藝術節，崑曲和能劇的傳統演員通過排練可以做出很優秀的作品，那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傳統很理解，才能在短時間內做出很有藝術性的現代作品。反覆做這樣的創作很長時間，才能發展出現代化。但關鍵在於大家都要覺得這實驗很有價值，有共同的想法和堅持。」

文：梁偉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Shakespeare in the Park ——表演藝術如何成為城市品牌

Shakespeare in the Park是紐約大朝聖的聖地，也是紐約的藝術品牌。隨手翻開任何一本紐約旅遊手冊，所推介的城市節慶、戶外藝文活動，Shakespeare in the Park必然金榜題名。Shakespeare in the Park，華文媒體一般稱為「中央公園莎士比亞戲劇節」，一直以紐約地標 Central Park 中 Delacorte Theater 為根據地（每場容納約1800名觀眾），免費公演莎士比亞著名劇作。自1962年以來，53年間昂然累積高達500萬入場人次，刷新紐約表演藝術歷史上的重要紀錄。亦因為免費的緣故，Shakespeare in the Park以排隊著稱，人龍每每在早上已見首不見尾，自備地氈、毯子、椅子和吹氣床「闖街」更是平常事，網路上甚至有Shakespeare in the Park的取票攻略廣泛流傳。永遠的人山人海，不管是看書還是野餐，就在草地上一路排下去，成為紐約盛夏的一道人文風景線。

Shakespeare in the Park每年都有兩個不同戲碼先後公演，2015年5月27日至7月5日是《暴風雨》，7月23日到8月23日則是《辛白林》，演出連中休皆為三小時。我看《辛白林》的實況是，由於7月23日是新劇日公演的第一天，看來消息還沒傳開去，Delacorte Theater外目測人龍大概只有60至70人。我便在黃昏6時45分開始排隊，7時15分大會派發門票，7時30分拿到票，晚上8時便開演。過程沒想中的艱辛痛苦，期間還有藝藝人在演奏樂器，氣氛輕鬆。如果沒有排隊的空間，其實還有不花錢與金錢的方法，就是每天到Shakespeare in the Park網頁抽獎，或捐助200美元給製作單位 Public Theater 成為會員，即可不費力氣得到門票。

當然，傳說中的Shakespeare in the Park，自然要經過排隊，在劇院內看着夕陽西下、黃昏變天黑，與莎劇人物共同在森林中經歷喜怒哀樂，最後散場

時摸黑在偌大的公園中找出口。一切一切，都是Shakespeare in the Park這項公共表演藝術一整組的觀演經驗。至於《辛白林》，作為莎士比亞晚期的作品，原是一齣充滿錯錯錯認的傳奇劇，Public Theater特別放大荒唐胡鬧部分，演來喜感十足。人物服裝古今夾雜，場面調皮搞笑；又有玩pop的樂隊到台下與觀眾互動，也擔綱了「說書人」角色，大有綜藝閩家歡的味道。劇中的兩名「司儀」，不但開演前率先跳上舞台繪聲繪影把《辛白林》的故事情節說一遍，也鄭重鳴謝Shakespeare in the Park的最大贊助商Bank of America。

細看場刊的話，第一頁便開宗明義寫着「文化權利」(Cultural Rights)的重要性：「The public has always believed that theater is an essential force for change. We embody the principle that culture belongs to everyone, that it is-and must be-a birthright for all, not a privilege for those who can afford it.」當然，若要以Free Shakespeare in the Park來認知「文化權利」的內涵固然過於簡單，「文化權利」基本所包含的接近資訊的權利、體驗媒體節目內涵的權利、接近知識之權利、參與之權利，在短短一次三小時的莎劇中也無法被徹底認知。可是，縱然我沒有感到《辛白林》在表演藝術上有叫多人拍案叫絕，令人訝異的是，當很多亞洲城市還在為孕育具有地方特色的「定目」(Long-run Programme) 費煞思量之時，以Shakespeare in the Park為代表的「藝術作為城市品牌」，從「贊助眾籌—文化產業—城市品牌—紐約」，已走了這麼遠。

Shakespeare in the Park成功，還衍生出很多分支。連鎖效應首先是同城或同一州份的地區紛紛效倣，紐約州水牛城已然出現Shakespeare in Delaware Park招徠旅客。此外，紐約市內也烽煙四

難以望到頭的人龍也是Shakespeare in the Park演出的特色體驗之一。



Shakespeare in the Park，演出在中央公園中登場。

起，差不多每個夏季的周末都有NY Classical: Shakespeare's Measure for Measure at Castle Clinton (in The Battery)與Broadway in Bryant Park at Bryant Park Lawn (in Bryant Park)一類，大有你方唱罷我登場之勢。

追溯溯始，Shakespeare in the Park的前身原為New York Shakespeare Festival，由當時的總監Joseph Papp發起。1991年Joseph Papp過世後，Shakespeare in the Park在2002年才正式把節目製作權及行政管理等，交予同樣由Joseph Papp創辦的Public Theater。現今的Public Theater已然是一座兼具發表表演藝術作品、參與表演藝術研究的重要基地。Shakespeare in the Park作為Public Theater最紅鎮店之寶，亦同時讓Public Theater佔據紐約表演藝術界別的特定位置。在文化產業帶動下，足以站穩腳跟推動其他在Shakespeare in the Park以外的一系列戲劇、舞蹈、音樂形式。因此，Shakespeare in the Park乃是一把雙刃之劍，既打造紐約文化大都會中最平易近人、卻又似乎富有藝術水分的品牌之作，同時又讓特定的表演藝術團體在文化產業化中落地生根，兩者相伴相成又相反相成，造就一個亮眼的城市品牌誕生。

作者為香港駐紐約經濟貿易辦事處 亞洲文化協會 獎助金得主。

讀者贈票

港樂國慶音樂會

香港管弦樂團(港樂)將於9月25和26日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國慶音樂會。屆時港樂將攜手女高音鄺勵齡、指揮張潔敏、年輕鋼琴新秀牛牛(張勝量)獻上傳統中國歌曲及柴可夫斯基的曲。



鄺勵齡

鋼琴新星牛牛將奏出雷厲萬鈞的柴可夫斯基第一鋼琴協奏曲，以熱情如火的琴音慶祝國慶。這位年僅十八歲的新秀將挑戰這浪漫鋼琴協奏曲。此曲雖曾被尼古萊·魯賓斯坦唾棄，卻被萬千樂迷所愛戴。

藝術發展局藝術新秀獎得主、香港本地歌唱家鄺勵齡曾獲多個國際歌唱獎項，並曾在本港及國際舞台擔任不同歌劇主角，包括浦契尼歌劇《杜蘭朵》中的柳兒，馬斯卡尼歌劇《鄉村騎士》中的薩陶莎，莫扎特歌劇《女人心》中的費奧迪麗姬，歌劇《繡紅》中的繡紅及歌劇《大同》中的康同璧……演出當晚，她將獻上兩首細膩的中國民歌，以及柴可夫斯基取材自亞歷山大·普希金短篇故事的歌劇《黑桃皇后》中麗莎的詠嘆調。

指揮張潔敏亦會為樂迷帶來色彩斑斕的中國交響詩《納西一奇》，透過適合共四個樂章的音樂，與聽眾一起窺探雲南西北部納西族的獨特個性與文化。

《節日流行精選：國慶音樂會》
時間：9月25日和26日 晚上8時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節目查詢：+852 2721 2332或瀏覽www.hkphil.org

港樂現送出9月25日晚演出門票若干，以饗《文匯報》讀者。讀者只需回答一條簡單問題——「參與港樂國慶音樂會的女高音是誰？」，將答案、姓名、聯絡電話，電郵至jointpromo@hkphil.org即可。得獎者將於9月22日(星期二)前獲電郵通知，並憑確認電郵在音樂會當晚取票入場。有興趣的讀者萬勿錯過！